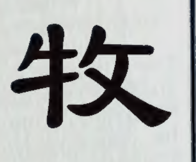


# 牧津

牧津卷之二十九目

忠信

郭伋　劉平

宋登　朱暉

張綱　陸長二見

彭修　董和二見

孟雲　郎茂

李曾　崔伯謙

杜畿二見　何遠二見

王　伽　　　　李　忠

范述曾　　　　孫　謙

姜　暮　　　　趙持滿

張允濟二見　　狄惟謙

元德秀二見　　周堯卿

呂元膺　　　　袁　滋

朱　勝　　　　劉　廣

趙清獻公抃　　寇萊公準

范純仁二見　　崔　豫

蘇頌三見　韓宗師
張忠定公詠八見　沈琣
朱壽昌　常安民
蔡高　張日用
伊伯熊　冷麟
李德書　程鄉
王弼　沈木
楊護　馬錄
王詔　周鳴

羅性

# 牧津卷之二十九　忠信

明山陰祁承㸁輯

## 郭伋

郭伋、王莽時爲并州牧、更始新立、徵拜左馮翊、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轉爲尚書令、數納忠諫、建武四年、出爲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漁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消散、時匈奴數抄郡界、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

略白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後潁川盜起徵
拜潁川太守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
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農後宏
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
俱降絡繹不絕十一年調幷州牧前在幷州素
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路始至行
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
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
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

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月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野亭、須期乃入、

郭細侯素以威信服人、故不欲與諸小兒從一日之期、正其作用處、不可以迂事戲事忽忽視之、

劉平

劉平、王莽時爲郡吏、守菑丘長、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縣是一

郡稱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平叩頭曰。今旦爲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爲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志誠。哀而遣之。平還。旣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今

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建武初、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平時復爲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創、困頓不知所爲、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乃斂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乃裹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政有恩惠、百姓懷感、

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

避役逋賦、常情也、而至有增貲就賦、減年從役者、豈別具一肺腸哉、百姓懷感、若以爲無可自劾于劉君、姑以此自盡其心耳、若爾則敲扑日煩、而催科日縮者、可以思矣、○獄無繫囚、較民自以不寃、又進一格、

宋登

宋登爲汝陰令、政爲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

爲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讖禮樂、使持節臨大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繇是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于家、汝陰人配社祀之、

明能之令、迨爲太守、至市無二價、道不拾遺、其効見矣、

## 朱暉

朱暉爲郡吏、太守阮況嘗欲市暉婢、不從、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

有求于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汚吾、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後遷臨淮太守、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為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因、即時僵仆、吏人畏愛為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

朱文季為郡吏時、其篤于厚誼若此、及為臨淮守、乃有彊直自遂之謠、有德器人、他日堅力必勁、

張綱

梁冀態張綱會廣陵張嬰殺刺史二千石乃以綱爲廣陵太守詔問須兵幾何對曰無用兵爲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十餘人以書諭嬰請與相見嬰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喻以禍福嬰泣曰荒裔愚民數爲二千石所枉不堪困苦故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久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秋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也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

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釁之有、嬰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面縛詣綱、綱釋縛慰納、單車入營、置酒爲樂、拊循以意、莫不委心、南州晏然、

（散法要在于招法）

大凡解散寇盜、其撫者與聽撫者、皆在箭鋒針芥之間、一念誠心所及、如二水相合、而東西決流、無所不可、乃能定變、若稍著安排布置、而曲意爲之、則受撫者未必信、而撫之者徒爲養亂召侮矣、

## 陸康

陸康少惇孝弟、勤修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誅、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除高城令、高城邊陲、長令至、輒發繕城、又令戶一人負弓弩、備不虞、康皆罷遣、民大悅、康以恩信爲治、盜亦屏息、州郡上狀、遷武陵太守轉桂陽樂安二郡、所至稱之、靈帝欲鑄銅人、詔斂民田畝十錢、時水旱洊臻、百姓貧苦、康抗疏論諫、免歸、後徵拜廬江太守、申明賞罰、擊破賊

黨黃穰、獻帝時、天下亂、康遣孝廉計吏蒙險奉貢、詔書嘉勞、拜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壽春、糧絕、遣求甲兵、康以其畔逆、閉門不納、設備待之、術怒、遣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受敵、二年、力屈城陷、不辱而死、朝廷閔其節、拜子儁爲郎、

忠信之人、自能爲忠義事、

彭修

彭修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

言州請修守吳令修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修障扞太守而爲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修者餘悉皆降散言曰自爲彭君恩信故降不爲太守服也

恩信決非一時可襲取貴在素孚彭修死尚能降賊而鬚眉丈夫生不能銷寇者視此能無顏甲否

董和

董和於漢末、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爲牛鞞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淸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後諸葛亮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

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為丞相時欲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慇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幼宰之忠告，與武侯之開誠，可謂兩賢相得益彰，

孟雲

孟雲爲武威太守，時北虜旣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雲上書，謂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公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厭，旣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許，太僕袁安獨曰，北虜遣使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帝從安議，

柔遠必以威信，袁太僕之議甚正，

郎茂

郎茂初授肅州司錄、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訟、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應之、有民張元預與從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意也、於是遣縣中耆舊

往諭之各生悔請縣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

隄防使無決溢不如疏導自無橫流

李曾

李曾牧趙郡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界責之令送故處郡謡曰詐作趙郡鹿穿勝常山粟

此賊長亦非尋常偷兒

崔伯謙

崔伯謙除濟北太守，清直慈愛，恩信大行，朝齊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政何似，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因誦人為歌曰：崔府君，能臨政，退田易鞭，布威德，人無爭，客曰：既辯恩化，何因復威，對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復任鉅鹿太守，縣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告白鬚公，不慮不決。

威惠並行，乃真惠愛。

杜畿

杜畿拜河東太守、甚得人心、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者、平虜將軍劉勳爲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勳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于竈者也、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

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

杜伯侯拒劉勳之求棗、細節耳、至今五千運者、願以一死報公、及不以攀韶晉故等已配之婦、此非仁心爲質者不能、

何遠

何遠爲東陽太守、豪右畏憚、遂坐謗免去官歸家、歷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曰、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

不能得也官至征西諮議叅軍中撫軍司馬、

廉可能也廉而不言榮辱近于聞道矣聞道之人、安得有妄言、

王伽

王伽、開皇末、爲齊州叅軍、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次榮陽、憫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愧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

枷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纔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畣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幷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

脫枷停援、殊是煦煦之仁、然使囚人人踐約則難、

李忠

李忠爲親傅屬長、郡中咸敬信之、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國、即拜忠都尉官、忠遂與任光同奉世祖、以爲右大將軍、封武固侯、時世祖自解所佩綬以帶忠、因從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進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而

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卽時召
責數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
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
心也、世祖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
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
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
命、誠不敢內顧宗親、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
家屬得全、世祖因使忠還行太守事、收郡中大
姓附邯鄲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迺還、

復爲都尉、六年、遷丹陽太守、是時海內新定、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懷降附、其不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十四年、三公奏課爲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

此公是循吏、故一以忠信爲致身之本、

范述曾

范述曾爲永嘉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嶮峻、爲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凶黨、襁負而出、編户屬籍、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通、居人安業、述曾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褒美、徵爲遊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萬餘、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

一遇嘯聚、即便張皇、山陬海澨之間、豈患藪亂、患滋亂耳、如此化導、乃貽地方之福

孫謙

孫謙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二峽恒以威力鎮之將述職勅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諭而遣還一無所納

一廉則無不辦縣縣可采況於蠻夷

姜蕃

姜蕃高祖擢爲秦州刺史誡曰昔人稱衣錦故

鄉令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擾宜有以靖之暮至撫以恩信盜賊衰止人喜曰不意復見太平官府

欲使盜賊衰止恩信之外無別術

趙持滿

涼州刺史趙持滿與韓瑗無忌姻親許敬宗懼為已患誣其同反追至京考訊歎曰身可殺詞不可枉吏竟待占而結奏之遂死獄中尸於城西親戚莫收友人王方翼歎曰欒布之哭彭越

大義也、周文之掩枯骨、至仁也、絕友之義、蔽主之仁、何以事君、遂具禮葬之、高宗義之、不問、
持滿義不負姻親、方翼義不負死友、可謂兩賢、
張允濟
張允濟爲武陽令、過道旁、有姥廬守所蒔葱、因致曰、第還舍、脫有盜、當告令、姥謝歸、俄大亡葱、允濟召十里內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寤、人曰、吾

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旣而得袍、擧政尤異、遷高陽郡丞、郡缺太守、獨統郡事、吏下畏悅、賊帥王須拔攻郡、於是糧詘、吏食槐葉藁節、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縣男、擢幽州刺史、

允濟是明察人、遇下恐不免少恩、至于臨難吏食槐葉藁節而無敢叛、此君以嚴爲惠、所以過不可及、

狄惟謙

晉陽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善爲政，會昌平州境亢陽，涉春夏數百里水泉耗竭，禱於晉祠者數旬無應，有女巫郭者，攻符術厭勝之道，有監軍攜至京師，因緣出入宮掖，其後歸，遂號天師，天旣久不雨，境內莫知所爲，皆曰若得天師至晉祠，則旱不足憂矣，惟謙請於主帥，曰天災流行，甿庶焦灼，若非天師一救，萬姓恐無聊生，於是主帥親自爲請，巫亦許之，惟謙幡蓋迎自私室，躬爲控馬，旣至祠所，盛設供帳飲饌，自旦及夕，

立于庭中，如此者兩日。語惟謙曰：爲爾飛符于上帝，請雨當足矣。觀者雲集，及三夕，雨不降。又曰：此土災沴，亦繇縣令無德，爲爾再請，七日當有雨。惟謙省罪于己，奉之愈恭。及期，又無應。郭乃驟索馬入州宅。惟謙曰：天師已爲百姓此來，更乞祈禱。勃然怒罵曰：庸瑣官人不知禮，天時未肯下雨，留我復奚爲。惟謙謝曰：明日排比相送。遲明，郭將歸，設醴一無所設，坐于堂上，大怒。惟謙曰：左道女子，妖惑日久，當須斃此，焉敢言

歸。叱左右曳於神堂前。杖背三十。投于潭水。祠後有山極高。遂令設席焚香。端笏立于其上。閭縣駭云。長官打殺天師。馳走者紛紜。祠上忽有雲如車蓋覆。遶巡四合。雷霆數聲。甘澤大澍數尺。於是士民自山頂擁惟謙而下。州將初責以專殺者。旣而嘉其精誠有感。與將軍表言其事。制書褒美。賜章服錢五十萬。後歷縣蘊二州刺史。所治皆有名稱。

有殺妖巫之定力。自有爲萬民請命之精

## 誠

### 元德秀

元德秀質厚少緣飾、舉進士、調南和尉、有惠政、黜陟使以聞、擢補龍武軍錄事、家苦貧、乃求爲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賓禮、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爲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卽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嘆

此虎大解事、惟虎能成盜之請、故盜能副

紫芝之信、

周堯卿

周堯卿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

安寧化二縣、提點刑獄楊紘入其境、見被刑而

芸苗者、詢之、對曰、令不我欺、卒無怨言、紘歎而

薦之、累官太常博士、

令不我欺四字可念、君子信而後刑其民、

民有恥且格矣、

## 呂元膺

呂元膺爲蘄州刺史，嘗錄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爲恨，因泣，元膺惻然，釋縛歸之，而戒以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如期而至，自是羣盜感愧，悉避境去，

以歲旦不得省父母爲恨，此因良心未死，故可逆知其必還，

## 袁滋

袁滋爲華州刺史，以寬易清簡爲政，徵爲金吾

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百姓遮道不得去、於陵使喻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

寛易清簡、與民相安於無事、而禔福極遠、郎新使君諭民一語、而人皆羅拜、袁之得民深矣、

朱勝

朱勝知吳郡事、廉靜寡欲、勤政愛人、嘗曰、吏書貪、吾詞不付房、隷卒貪、吾不亥行杖、獄卒貪、吾不輕繫囚、人賞其言、爲循良之譜、

爲守令者當時置此三語于座右、

劉廣

劉廣爲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叮嚀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無繫囚、囹圄盡皆生草、庭可張羅、

善人敎民七年、風敎安得不洽、

趙淸獻公

成都以戍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愛

信者莫如趙清獻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入見

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為我行乎抃曰陛下有言卽法也豈有例哉上大喜抃乞以便宜行事卽日辭至蜀默為經略燕勞閑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抃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貲攜歸為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為非

妙在輕

切人情人心自是沁入

清獻公之鎮蜀與張乖崖各有局面而其安輯衆心鎮定羣囂之法則同

寇萊公

寇萊公準知歸州巴東及大名府成安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唯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

非民心夙孚者不能

范純仁

范純仁尹洛謝克家自河陽來至中路白司馬

坡秣馬歇店中欲行以馬未盡芻少待見老翁負瘡牆下有人告曰黃犢為人所竊矣翁因坐負瘡略不向問須臾再以失犢告翁容色自若徐曰爾亟求必鄰家戲藏爾謝以為有道者異而就問曰爾家失犢再告而不顧何也翁笑曰范公居此孰肯為盜必無此理已而犢果還謝歎息而去

范公居此孰肯為盜此格心之化也

崔豫

德符為長安縣尉、爲人自負、厚於責物、爲范忠宣公外孫、忠宣守洛、豫以書求教、忠宣答之、其略云、我平生所學、唯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未嘗頃刻離此、又云、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人生於此二字、徹頭徹尾、自信信人、莫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蘇頌

蘇頌知杭州，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轉運使責所逋市易緡錢，晝繫公庭，夜禁廂院，雖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生業，衣食之餘，悉以償官，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頌，而民償債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

死無可償，則長繫何益，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此是責逋者妙法，

韓宗師

韓宗師知河中府、爲政務正身率下、常鄙俗吏苛察近名、遇僚屬有恩、人爲之竭力、邊警有所調發、視緩急爲之期會、民不勞而事集、

苛察近名、眞是俗吏之弊、惟正身率下、民俗自厚、

張忠定公

張忠定公守成都、一日問李畋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民皆信服、詠曰、前一任

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爾、秀才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成、

五年成一信字、猶見乖崖乎化之速矣、

沈璋

沈璋知潞州、初賊黨據城、潞平、當緣坐者七百、帥府謀璋盡誅之、璋不從、帥府大怒、欲殺璋、璋顏色不動、從容對曰、招亡撫存、璋之職也、此輩初無叛心、特爲賊所協脅、故招之復來、殺之是殺降也、苟利于衆、璋死何憾、少頃、怒解、因召

軍曰吾始命戮汝今汝使君活汝矣皆感泣辭介休人張覺聚黨抄掠招之不肯降曰是以奸言誘我耳獨得侍郎沈公一言我乃無疑於是命璋往覺即日降

仁心爲質即盜賊亦自可孚

朱壽昌

朱壽昌知閬州有大姓雍子良殺人乃買里民使出就吏獄具壽昌疑訪因得其情引囚訊之囚對如初乃告之曰吾聞子良遺汝錢十萬納

汝女爲子婦，許嫁其女，汝家有之乎，因色動，又告之曰，汝且死，書僞券抑汝女爲婢，指十萬爲顧直而嫁其女他人，汝將奈何，因泣下，始以實告，收子良付法，

此囚之癡可憫，故不得不爲好語以醒之，

常安民

常安民授應天府判官，遷成都教授，秩滿，調知長洲縣，以王信爲治，民不忍欺，追科不下吏，使民自輸，每先他邑而辦，擢大理丞，以譏監滁州

酒稅、至滁、自親細務、郡守曾肇約爲山水游、曰、謫官例不治事、安民謝曰、食焉而怠其事可乎、

錢明逸自禁林出爲大州、居常怏怏不事事、王子明嘆曰、雖不足意、獨不思所部有萬千生靈耶、希古之意、賢於明逸遠矣、

蔡高

蔡高調福州長溪尉、縣媪二子、漁于海而亡、媪訴氏爲讐、告縣捕賊、吏皆難之曰、海有風波、安知不水死乎、雖果爲讐所殺、若不得尸、則於法

不可理、高獨謂媪色有冤、不可不為理也、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十日不得尸、則為媪受捕賊之責、凡宿海上七日、潮浮二尸至、驗之皆殺也、乃捕讐家伏法、高端明學士襄之弟也、

如此精誠、自能斷獄、

張日用

張日用知德清軍、大旱、民有爭水者、日用曰、令爲汝借水三寸、三日內還汝、乃于水中刻表為記、日用即詣一廟、爲文具述借水事、立廟中以

俄頃日大雨、使人視其表、果及三寸而止。

初特以術需民之急、而立廟索雨、果符其言、此非意料可及、

伊伯熊

伊伯熊爲深州守、富民淵存投剛請罪、存嘗獲罪前守、深人疑將爲前州復讎、而前守適發書言深人短長、伯熊謝曰、人之善惡、何日異狀、能改過即良民也、對衆焚其書、深人始安、州人張廷雄於貲、三子皆濟惡、武斷鄉曲、持官吏陰事、

莫敢問、亡何、謀殺人、寃自當毆殺罪、而匿其子乾於勢家、乃計捕其子、罪以謀殺、而羣毆殺人者、則止坐一人、凡訟辭、一覽卽洞情實、吏畏悚莫敢舞文、獄中常空、張棊先以累坐死、察其寃、許以不死、時張乾在獄、約棊反獄、棊曰、伊公信人也、許其不死矣、忍負之以速死乎、

對衆焚書、所以安深民、然於前守不免有形跡、惟能令獄囚信其無虛詰、感人處自不可強、

冷麟

冷麟、洪武七年、爲鄞令、精敏廉慎、一介不苟取、量事難易、與民面立期限、期至未完、許赴縣展限、即三五易、亦不深罪、如違期不報、即一日必罰、派辦徵科、務求民便、且天性仁恕、不忍輕決時有被一笞一鞭者、衆必賤之、故人皆知愧、而犯之者少、九年、以江浙行省薦陞本省都事、聲績尤著、先是象山知縣孔立有惠政民、以孔冷並稱、

必如此、乃能省鞭笞之法、

李德善

李德善洪武末知常州府、寬恕廉慎、歲終、決獄、有江陰民二十餘人、以鬻鹽械繫、亡爲首者二人、故未決、德善慰而縱之、期十日、諭爲首者來歸、衆感泣、及期、果引亡者二人、卽決焉、

二十人縱、而二人之勢必來、此善于請亡者、

程櫛

程瑚知鹽城縣縣有冤獄論死者十九人力爲申雪築隄捍決河創水次倉便轉運凡與民興利去害竭誠悉力惟恐後轉上元縣陪京浩雜政殷瑚一意利民無所趨避心誠孚感輿情信之內璫以事過金陵所至饕虐夫廩外無餽璫怒欲辱之瑚抗陳民艱璫爲改容民居近孝陵者以誤殺苑中獸入死獄莫爲直瑚曰殺麋鹿與殺人同罪豈聖世之政力白司寇爲從末減瑚宰二邑三入覲乘一馬以一馬負冊以一

隸馭焉而已、

其古朴之意可掬、

王弼

王弼爲興化知府、至則曰、是故秉禮之鄉、盡出古意爲之、律身必端、布令必信、制度必節、俗婚喪過侈、遊蕩子多事賭博、弼設牌正副、定中式、書勸戒文、使時閱喻、弗變則擧以懲、五伯攝人、狼假爲虐、弼立三限批、明書期日、授訟者、自付被論執就理、後期有笞、皆信之、如期而至、守臣

更驛法、非人情、弼讋止不可、疏復其舊、遞文進鈔、漳州守者白遣民兵自益、弼曰、莆瀕海、宜以自防、遂勿遣、端午競舟、長訟耗費、禁者乏要領、迄未能息、弼使自實、盡市以修橋梁、木蘭陂、陽城斗門、堤塍路道多圮、弼爲修築、盡出贊除、民無所與、公牘叢委、笑語指揮、每旦日視事、日中則庭無留人、坐公堂、閱古書、宿獘清汰、獄訟衰止、

眞是盡出古意、

沈木

沈木知石城縣，時汀寇入境，牒熊子開等為鄉導，巡尉司以偶宮姓同者指為賊，木察其非是，破械約使捕子開輩，衆謂其縱虎出柙，已而果縛子開以獻，人服其明。

非賊自當破械，若欲責之擒盜，更須視其人之膽畧何如，不然，是名開其生途而實致之死地。

楊護

楊護、象州人、梁儉、泰和人、成化間、初繼任臨高知縣、楊令承累任苛虐之後、政尚寬簡、然能門燭下情、事至、先得察其誠僞、善惡必明、詞訟嘗無大害者、諭歸使籌思、多感其言而中止、獄無淹禁、而吏無取、覓民以爲便、事事稱是、初若無甚異政者、行之數年、民無不愛、而信之、詞訟盡息、後以謗累去任、新令若來代之、且見百姓戀楊如慈母、攀者絡繹於道、遂不能去、梁嘆曰、此無所爲而爲者、何以得此、吾當一屆楊君、以見

民情之怨至，乃置一柣門下，命牘者盡名其上，須臾帙滿，持以示楊，已而行東就道，邑之老稚隨送三十里，至舟次者殆千人，梁驚嘆問左右，竟其所以，及歸蒞事，政果相倣，而尤廉明簡肅，民益信服，其小民具詞，非干大故，但批詞尾，付告者自行喚所告，無不應期而至矣，信孚如此，

觀二公先後之政，總之平易近民，而有言必信，所以感人如此，

馬錄授固安知縣縣當南北衝劇號難治爲察人情廉明惇信士民悅服踰年有冀寇之亂襲破固安錄被執寇見臥內無長物乃賢而釋之獨縱其獄囚去囚曰我輩罪宜死幸毋竄以累吾慈父復相率請獄再踰年徵拜監察御史

一時寇與囚皆有良心若此錄之感化者可知

王詔

王詔知定州定畿內地雜戎夷詔約法示誠信

蠹弊幾盡政化大行蜀生卓某者道定遺橐裝百金來言詔曰第往有爲守者至則有守者[illegible]人生謂何以不携去守者曰人有棄子者我守公不忍爲流涕語之我忍携金去使君流轉於我公之境哉梁御史按部猝入獄惟二繫囚焉先是州田多汙萊人不能市牛耕爲孔明木牛法代之耕力得半牛在定三歲擢開封府同知會河決金相寺口水出地上一丈所石橋歸德間殫爲河二洪悉壅漕粟不得上議者請自孫

繼口至清河口百餘里大興卒塞之非十四萬人不可計伐薪買石費十七萬餘緡詔往行河卽湛祭令水工表搴茭而自蹈楗埋楗事卒徒勸赴畚鍤者百里雲舉凡三尺河隄成纔算九千七百餘緡

詔故誠信人遇事更有巧心所以事皆立辦

周鳴

周鳴爲卽墨主簿以明敏詳審爲藩司所重奉

御史往登州讞強盜獄盜七十人而稱屈者四十五人御史執不聽辨鳴詳察其人皆以宿怨為盜所誣指從容白其故且歷舉前代賢臣以辨寃獄得名者具陳之御史感悟四十五人遂得不死會兵興賦即墨軍需鐵七十餘萬鳴具奏地濱海隅鐵非所產而府庫積鐵尚多請出以資軍用庶蘇民力所司又令即墨民輸豆軍前準其歲入米數已而復徵其米而令以鈔償豆直鳴復奏民無信不立今民既輸豆又徵其

米、是無信於民也、請從初令以信於民、且速奏
便民十餘事、朝廷皆納其言、
　白冤獄、爭重徵、一縣簿何以有此力量、

羅性

羅性授德安府同知、先是有寇、號糟李萬戶者
以衆入府治劫殺郡守以下、掠庫藏官帑其衆
悉就戮、獨糟李逸去、久不獲、詔捕益急、踪跡所
過宿遝繫數百人、諸邑騷然、性初下車、民有負
一囊詣府、言糟李實死矣、此其遺骸也、問死幾

何時矣、曰、一歲、曰、始死時曷爲不言、又驗其鬚
髮皆在、而皓然白也、曰、糟李年未四十、此安得
是耶、笞而逐之、悉出所繫數百人諭之曰、朝
廷但欲得糟李耳、糟李且出、即汝等暮皆寧家、
何爲不自愛體膚、乃甘受楚毒、而庇一賊耶、能
從吾言、今與汝等期十日獲賊、即汝皆良民、衆
叩頭曰、府公欲生我、敢不盡死力、乃悉縱之、七
日生縛糟李至庭下、民既獲賊、勞而遣之、
元紫芝之釋盜擒虎沈石城之破械捕燕

子開、皆是此意、總之信義所感、凡捕亡而株累無辜者、當用此格、惟是一囊遺骸、既辨其非糟李、自當詰其所從來、法應致辟、笞而逐之、則非法矣、

牧津卷之二十九 終